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第五十回 凌縹緲神瑛駕鵬舟 報綢繆寶釵調鳳軫

話說黛玉在留春院一覺睡醒，見花影滿窗，約略辰牌已過。紫鵲聞黛玉醒了，忙過來服侍。黛玉問道：「二爺起來了沒有？」紫鵲道：「二爺一早起來，就和晴雯去尋麝月，說是趕早坐飛船去。」黛玉道：「他們就沒拉你麼？」紫鵲道：「二爺也叫我去，都去了，姑娘起來誰服侍呢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也沒見過這樣瘋瘋顛顛的，成天家只是玩不夠。」紫鵲問道：「那飛船到底是怎麼做的？」黛玉道：「知道他和柳二爺怎麼鼓搗的？遠看著只像一隻大風箏，無非那翅膀是活的，可以操縱升降罷了。」

原來這飛船的制法，黛玉也不深知，乃是寶玉想的法子。

和柳湘蓮秦鍾商量多次，又畫出圖樣，仔細斟酌定了，方才按式試造。那形式宛然是一隻飛鳥，有頭有尾，兩邊支著翅膀。

從翅膀裡安了鬆緊帶，一鬆一緊，那船便逐漸飛起。船身及一切裝設全用的輕藤細竹，取其不占分量。做成了，先和柳秦二人試演過幾回，起初飛起至兩三丈高，略為盤旋，便即落下。

後來又減輕了分量，添了消息，慢慢的才升得高了，駕得也比先穩了。這一向寶玉每天早起，必往園中芳草坪和秦柳諸人試演一回，只不曾帶過女眷。那晚黛玉去尋寶釵，寶玉在家和晴雯紫鵲談話，說起飛船，十分得意，晴雯二人也都覺希罕，晴雯向來貪玩好動的，笑道：「你只顧自己玩，也不帶著我們去坐坐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怕你們膽小，要去不是現成的麼？咱們明天就去。」紫鵲道：「你們只管去，別算上我。若都扔下走了，姑娘起來找不著人，一定要說的。只要做成了，那一天不好坐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他不去，咱們把麝月找上也是一樣。」當下便打發侍女出去和柳湘蓮尤三姐說定了，在芳草坪取齊。正要另叫人去通知麝月，卻趕上黛玉回來，說了好一會的話，就混忘了。直至夜深回到西屋，因明天要趕早去玩，忙即收拾就寢。

次日寶玉醒來，見屋裡黑沉沉的，心想，別碰上陰天下雨，就玩不成了。連忙起來一看，原來晨曦未上，為時尚早。看那晴雯尚在酣睡，臉貼繡枕，兩腮紅得似雨後海棠，一縷漆黑的頭髮垂到枕畔，身上穿著茜紅軟羅的小夾襖，玉臂半露，微聞肌香，瞧著可憐可愛。不忍將他喚醒，就拿起一根細燈草向他鼻孔裡微攪。晴雯忍不住打了一個嚏噴，兩眼半睜半閉的說道：

「又是那個小蹄子來攪我？把我攪醒了，你也沒有便宜，看我打折你那瓜子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也該起來啦，你不是要坐飛船去麼？」晴雯這才知道是寶玉戲弄他，瞅了寶玉一眼，笑道：

「敢則是你，虧得我沒罵出來。」說著，連忙披了衣服，挽起頭髮，走下地來。先服侍寶玉梳洗了，吃了果點，自己也趕著洗臉理妝。一時紫鵲醒來，笑道：「你們真是趕早，拿玩的事當正經。」晴雯笑道：「你只管睡你的，太陽還沒曬屁股呢。」寶玉等晴雯妝罷，便和他同往蘅香苑。

走到院裡，晴雯道：「麝月這蹄子一定沒起，咱們堵他的被窠去。」不料麝月早已起來，正和四兒在窗前對鏡梳頭，見寶玉等進來，笑道：「今兒真是早班，那栢樹上的太陽還沒下來呢。」晴雯道：「你就快梳罷，今兒有好玩的帶你去。」麝月問道：

「什麼好玩的這麼要緊？」寶玉方說起去坐飛船，四兒道：「那飛船做好了麼？讓我也開開眼去。」晴雯笑道：

「見人家上毛廁就屁股癢癢，知道坐得下坐不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多一個人還不要緊，只快些收拾，別磨蹭時候了。」麝月佯嗔道：「小爺，你急的是什麼？早也是坐，晚也是坐，那飛船還會飛跑了不成？」等一會，麝月四兒梳完頭，都換了衣服，侍女們端上燕窩粥來，各人吃了一點，又讓晴雯也吃了。然後同出院門，繞過柳堤，緩步向芳草坪而來。

此時初日曠曠，花枝上曉露猶濕，比平常分外幽靜。走過幾折山坡，才是綠茸茸的一片草地，大家都說：「這可到了。」四兒問道：「那飛船呢？」寶玉指著那邊草地上一個大風箏似的，說道：「你看那不是麼？」眾人走近前來，見那船是細竹做的，有艙有門，製作精巧。不見柳湘蓮夫婦。晴雯道：

「別是昨天晚上送信的沒送到罷？」寶玉道：「不能啊，也許三姨兒喜歡打扮的，還沒梳好頭呢。這裡又沒人找去，只可等等，橫豎他們必來的。」眾人在石墩上坐著歇了一會，尚無消息。晴雯道：「咱們先上船去罷，也許他們在船上呢。」麝月笑道：「你真是個急性子，一會兒也等不得。」寶玉道：「先上去也好，比這裡坐著舒服點。」便領著他們三人同上船去。剛拉開艙門，艙里正有人往外走，迎面碰著，正是尤三姐。

一見他們，笑道：「我們等得不耐煩，估量著必是侍女們傳話傳錯了，正要找人去問，你們倒來啦。」晴雯道：「我們在船外頭也等了好半天，還不斷的說話，你們瞧不見也罷，怎麼也沒聽見？」柳湘蓮在艙內聽見尤三姐和人說話，知是寶玉等來了，忙即迎出相見，笑向寶玉道：「我就知道你帶上幾位嬌寵，牽牽扯扯的決早不了！」寶玉笑道：「這可冤枉了我們！我們在外頭也等得心焦，還以為二嫂子頭沒梳好呢。」說著話，便一同進艙。艙中一色的細藤椅，各人隨意坐下。湘蓮笑道：「幸虧多預備下幾張椅子才勉強坐下，將來還得另造一隻大船，預備兩位奶奶和你的十二金釵都坐得下才好，不然就未免有人向隅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柳二哥又說笑話了，那裡都要同時坐下？今兒你坐坐，明兒他坐坐，不要都坐，也不要都不坐，這只小船不是也夠了麼？」湘蓮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戲詞真熟，信口一編就成了道白了。任你怎麼會說，到了搖會的時候，還得我和秦兄弟去充那兩個勸架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別瞎胡扯了，咱們正經開船罷。」

湘蓮把那兩翅的上下消息鼓動了，這船搖了兩搖，便向空中升起。尤三姐和晴雯等初次試坐，都覺得頭暈心震，慢慢的越升越高，倒平穩了。晴雯指船上三字篆書匾額問寶玉道：「那上頭寫的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那是船名，叫做『垂天鵬』，比方他像個大鵬鳥。」晴雯笑道：「這船真像個大鳥，咱們在鳥肚子裡又像個什麼？」麝月從玻璃小圓窗看下去，只見一片迷茫，不知東西南北。腳底下一堆花花綠綠的，便是太虛幻境，看那溪水只像一條曲線，近處山阜只是小小的幾個綠團。忙喚尤三姐和晴雯四兒同看，大家都看得呆了。寶玉湘蓮二人是見慣了的，還在那裡說笑。

一會兒，這船更放得高了，連太虛幻境也辨認不出，都混在茫茫煙靄之中。只覺一片一片的白雲，如拖棉撒絮一般從窗外飛過。再往下看，惟見小小的幾星黑點、幾根黑線，餘外都是白濛濛青沉沉的，一眼看他看不盡。先時還有雲影來去，此時形影俱絕，遠近空濛，真是渺渺茫茫的世界。尤三姐道：「我想那紅線盜盒在空中飛行的時候，必定也是這船光景。」晴雯道：「他一個肉身人，那能飛到這船高呢。若不是親自上來，任誰說也沒人肯信！咱們總算開過眼了。」四兒道：「你看四下裡沒邊沿岸，若萬一摔了下去還找得著麼？真要像二爺說的『化了灰、化了煙，被大風吹去』呢。」麝月道：「你還以為咱們是血肉之體麼？橫豎只剩個靈魂，摔到那裡也不要緊。」晴雯道：「到底還是不摔的好。你是豁出去性命來的，天不怕，地不怕，我還豁不出去呢。」

寶玉聽他們胡談，不覺撲嗤的笑了。湘蓮道：「怕是不怕，咱們寧可拿穩點，別再上去了。若上去碰著罡風，那就保不了險啦。」尤三姐道：「我聽說離天近了才有罡風，咱們快到天上去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雖沒到，也不多遠了。咱們雖不怕罡風，這船可抵當不住。萬一真把他們折騰下去，事情就大了，還是慢慢往回走罷。」湘蓮扳住消息，徐徐下降，到轉折的時候，大家又覺得眩暈。漸漸看見雲影鳥影，往下看已見太虛幻境花花綠綠的影子。晴雯道：「這可快到家了。」麝月笑道：「沒上來只盼著上來，上來了又怕下不去，這是何苦來呢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別笑他，世上那些祿蠹，都是這種心理，只怕比他還要膽小，騎著馬也得拄拐棍呢。」尤三姐道：「我平常只想做個劍仙飛行天下。今天這一來，倒把我的高興嚇回去了。」一時飛船下降，正落在會真園芳草坪裡。大家都忙著下來，晴雯向尤三姐道：「三姨兒不到老太太上房坐坐麼？」尤三姐道：「下半年我要來陪老太太鬥小牌，此刻先家去歇歇。」說著，便同柳湘蓮出園，自回前院去了。這裡，寶玉帶著晴雯、麝月、四兒，同回留春院。

一進院門，正遇著金釧兒，瞧見寶玉便笑道：「你們倒好，一早起瞞著人就去坐飛船，那是什麼希罕玩意？得什麼樣臉子才配坐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只要你喜歡，明兒我和你兩個人坐去，任什麼人都不帶，你說好不好？」金釧兒笑道：「我的小臉也得配？」

別把我折壞了，連二奶奶都沒坐過呢。」寶玉擰了他一把，笑道：「你這嘴是怎麼長的？叫人又可恨又可愛。」晴雯問道：「二奶奶在屋裡麼？」金釧兒道：「上老太太那屋去了。」寶玉想起還沒給賈母請早安，連忙也出園前去。從荼蘼架下走過，芳官正在那裡掐花兒，寶玉問道：「怎麼你一個人在這裡？」芳官眼睛也不抬一抬，只說道：「你們坐飛船也不帶著我，叫我和誰玩去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就是那只小船，若都去，那裡坐得下？橫豎早晚都要坐的，決不能把你撂下。」芳官撇著嘴道：「人家坐剩下的才給我坐呢，就坐了也不希罕。」寶玉笑道：「算了罷，我怕吃酸的，這點子就夠受的了。」說著便往賈母處。

賈母坐在靠窗紫檀小榻上，黛玉和迎春、鳳姐、尤二姐圍繞說笑，正提著寶玉。鴛鴦見寶玉進來，笑道：「鳳凰可飛回來了。老太太一直不放心，叫我們打發人追去，那時候你正在半空裡，可怎麼追喲！」鳳姐笑道：「我早起看見樹梢前頭一個大沙雁，只是人家放的風箏，還叫二姨兒來瞧。到底他比我知道的多，說這是寶二爺和柳二爺做的飛船，可把我蒙住了。

多咱見過船會飛的？這一飛不飛到天河裡麼？」賈母道：「寶玉，你的飛船也試驗過了，收起來罷，那不是鬧著玩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老太太沒坐過，看著怪懸的，實在不相干，比咱們池子裡的小船還要穩呢。老太太若不放心，只坐一回便知道了。

「一時侍女們回道：『秦大爺要見。』寶玉忙即出去見秦鍾，眾人仍陪著賈母說笑。賈母又對黛玉道：『寶玉那牛性子，我說他不聽，還是林丫頭勸他，他倒聽你的話。什麼不好玩？

何必單要玩那個呢。』黛玉答應了。賈母留大家同在上房午飯，吃完了，然後各散，賈母自歌中覺。

此時夏日漸長，紫鶯拿著針線在含暉水閣廊子上做活，一則因那裡地方敞亮，省些眼力，二則借此乘涼。剛好金釧兒從上房取果碟下來，順路至此閒逛，看見紫鶯，笑道：「你倒會尋舒服！這裡過堂風兒，又臨著水，有多麼涼快！我也捨不得走啦。」歇了一會，便往湘春館取來花樣粉筆，也在竹幾上仔細描畫，一面和紫鶯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談，問道：「這活計是你梯己的麼？」紫鶯道：「我那裡用得著這些細活計，還不是二爺和姑娘用的麼？天長了，不做活也是白閒著，借他解解悶兒。」金釧兒道：「我們二爺什麼事都隨和，單是這些活計不肯用外頭做的。從先襲人一個人忙不開，時常找姑娘們幫忙，如今又添上二奶奶的一份，只靠你一個人如何忙得了？」紫鶯道：「他們不是不會做，就是懶得動手，白央求也不中用，只可我笨手笨腳的趕碌罷。」金釧兒道：「若說手工，得數晴雯是個尖兒，偏不肯正經乾。從先在怡紅院，輕易也不動一針一線，如今還是那個樣。天天只找好玩的，也沒個膩，你們攪和攪和就好了。」紫鶯道：「這也是各人的脾氣，我素來就不喜歡那些。他們今兒早起找我去坐飛船，我還不去呢。」金釧兒道：「那飛船坐一回開開眼也就算了。我看看二爺二奶奶時常家去，倒覺著眼熱。我家裡還有娘有妹子，那年我跳了井，把他們可坑苦了。你替我求求二奶奶，多咱再回去，把我帶了去，看看他們娘兒倆，我也沒別的牽掛了。」紫鶯道：「這是你的孝心，姑娘沒有不答應的。我聽說寶姑娘一半天就要來了，也許打發你送他回去，借著到家裡瞧瞧，倒是個機會。

「金釧兒笑道：『他們真方便，今兒我來明兒你去，跟家裡住著也差不了多少，是怎麼修了來的？』紫鶯道：『饒這麼著，太太見二爺回去還哭得不得了。若在世上，到遠省做官，一輩子還許見不著一面，那又怎麼樣呢？』

說著，又見芳官藕官走來，向金釧兒道：「那裡不找到了，誰知你在這裡納福！」紫鶯道：「你們倆這兩天倒空閒。」芳官道：「舊的都會了，新的還沒編，可幹什麼呢？」藕官道：「大熱的天，你們在這裡悶著頭做活，吃了飯也不消化，跟我們划船去罷。」金釧兒道：「太陽還沒下去，船上也曬得怪熱的，還不及這裡坐著涼快。」芳官道：「我們把船划到陰涼的地方，看看荷花，吃吃蓮蓬，高興再哼上幾句，不比悶坐著強麼？」金釧兒被他們說動，當下將花樣收起，便同去泛舟。紫鶯仍舊做活，直到天快黑了方回留春院去。

晴雯問他：「這半天到那裡去了？二奶奶找了您一回也沒有找著。」紫鶯道：「我在水閣那邊做針線呢。」晴雯笑道：「你太勤謹了，大長的天，也不疏散疏散。」二人談了好一會，又吃過晚飯，寶玉黛玉方從賈母處下來，紫鶯晴雯同迎出去。

黛玉說起寶姑娘今晚來，你們不拘那個到界坊外去接一趟，晴鶯二人答應了。

晴雯又回道：「三姨兒送了四盆蘭花來，這屋裡擺的就是。」黛玉走過去，見每盆都開著許多雙花，幽香襲襲。陡然想起那年王夫人給自己和寶玉每人一盆蘭花，也是雙花滿放，當時以為是個吉兆，那知道轉眼就成了生離死別，經過生離死別，以為是絕望的了，不意又有此番團圓，好似蘭花有知，預為始離終合之兆。思前想後，不覺得呆了。寶玉見他如此，不知又觸起什麼心事，連忙拿話打岔道：「妹妹那回要彈的『猗蘭操』也沒有彈，今天有這麼好的蘭花，不可不酬他一曲。」黛玉只愣愣的說道：「我那有閒心思彈琴呢。」寶玉又央及道：「好妹妹，彈著玩玩。你從前怪我不知音，我跟師父研究，也懂得了好些，如今可不是老牛了。」黛玉知他曲意慰藉，便道：「那『猗蘭操』是成調，沒多大意思，我另彈個『海山操』罷。」寶玉連忙取下壁間瑤琴，親自拂拭，放在琴案，看黛玉撫弦按曲，只在旁端坐靜聽。原來，他前此在大荒山常見渺渺真人彈琴，也略得其傳授，所以聽得進去。起先只聽得叮噠之聲，彈過一兩段，那琴聲漸漸高了，聽到中間，頓覺蒼涼滿耳，好似一片天風海濤之音奏湊指上，不由得擊節贊歎。

正在凝神領略，忽見紫鶯掀起湘簾，晴雯攙著寶釵進來，笑道：「這屋裡好香，正該在花下彈琴，不用點香了。」黛玉忙歇下琴來，迎前相見。寶釵道：「妹妹索性把這曲彈完了，咱們再說話兒。」黛玉道：「也就剩末段了，等我彈完，姐姐也彈上一曲，讓我學學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大遠的來了，什麼話都沒得說就弄起絲桐，你唱我和，未免可笑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橫豎要見了老太太才回去，這半天決走不成，說話的時候盡有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也好。我前兒剛譜了一闕新曲要寄給你的，因為要來，就擱下了，等一會彈給你聽罷。」寶玉道：「妹妹，你先彈你的。」黛玉重新就坐和弦，把『海山操』末段彈完了。餘音渺然，更覺蒼涼無盡。

一時推琴起立，笑對寶釵道：「這可要聽姐姐的陽春雅奏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這一說，我更彈不下去了。人說三日不彈手生荊棘，我豈只三年沒彈，只怕連工尺都記不准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姐姐，你在家裡還這麼客氣，說給誰聽喲！」寶釵推托不掉，只可就案試撫。他是彈慣了的，雖然擱下多時，到底與生手不同。漸漸弦和指協，黛玉細聽，他彈的是：

山遙遙兮海水深，美人天末兮思同心。

感所思兮何許？佩幽蘭兮盟素襟。

歇了一會又彈道：

望太虛兮為鄉，駕飛鸞兮從子翔。

之子所居兮雲阿桂堂，銀河渺渺兮風露涼。

黛玉一面聽著，悄悄的說與寶玉。寶玉字字領略，微笑道：

「這第二疊意味更深，『太虛為鄉』不就指的咱們這裡麼？我雖不大懂琴理，也覺得他做得好。」黛玉道：「別盡著說話，且聽他怎麼接的。」一會兒又彈道：

昔之遇兮何鬱騷，今之遇兮心陶陶。

惠而好我兮招我由敖，情耿耿兮天月高！

寶玉聽黛玉說了，笑道：「這詞意分明指的是你，就看出你們倆的情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裡頭也有你呢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聽著真有趣。就是罵我，我也愛聽。」黛玉微笑道：「你這話就是外行，琴曲裡那有罵人的？」又聽他彈道：

生生死死兮雙纏綿，天上人間兮永相憐。

永相憐兮共懷抱，寸衷如環千萬繞！

黛玉聽完了，忙向寶釵道：「此情相喻，惟我兩人。等我開了，也譜一曲奉酬，以志永好。」寶釵站起來說道：「這是前兒晚上獨坐無聊隨意自寫的，今兒還是頭一次試彈呢。」

黛玉叫紫鶯將雪梨茶沏來，和寶釵一面喝茶，一面閒話。

寶玉問道：「雲妹妹的事，姐姐問了沒有？」寶釵答道：「若沒問，怎麼來回話呢？他說起妹夫姓林，名成璧，也是一個秀才，老太太大事前一天過去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倒好，他也姓林，別和林妹妹是一家罷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說的是笑話，外頭真有人說他是林姑老爺同族，還承繼給姑老爺做兒子呢。」

「黛玉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話？我們家幾代單傳，連過繼的都沒有，我還配有兄弟麼？」說著，眼圈兒便紅了。寶釵道：「妹妹，不是我說你，到底還是心眼太窄，這有什麼傷心的？姑老爺成了神道，江淮人家，家家屍祝，比子孫還靠得住呢。」又問寶玉道：「史妹夫的事你托誰辦去？」寶玉道：「只有秦老大最妥。他和地府書差都熟識，只要准知生卒年月就查得著。」

如今有了姓名，更好辦了，明天就請他去一趟。若找著了，就接史妹夫回來。你告訴雲妹妹，在家裡聽喜信罷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把這話告訴雲兒，他感激的了不得，還不住的掉眼淚。我見他怪可憐的，林妹妹托我帶的話倒不好意思和他取笑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咱們要說正經的了，我有個好玩意等著你呢。」寶釵道：「不是那新造的飛船麼？居然造得這麼快！」寶玉道：「這是誰多這個嘴？我要叫你希罕希罕，說穿了，就沒意思啦。」黛玉道：「老太太再三囑咐我，不許你再坐，你還不收了麼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好不容易造成了，還不讓我玩玩？等玩夠了才收呢。別看老太太這麼說，過天請他老人家坐上一回，就放心了。」

正說著，麝月、金釧、芳官、藕官等都來見寶釵，另有一番說笑，方把話截住。麝月等走後，晴雯紫鵲又進來服侍釵黛二人洗臉卸妝，寶玉只歪在一旁笑嘻嘻的瞧著他們。黛玉笑道：

「姐姐不許你鬧他，還不到那屋裡早些歇著去？」寶玉嗤的一聲笑道：「咱們昨兒晚上怎麼說的？你又來扯後腿，誰能聽你的。」說得黛玉也笑了。紫鵲候釵黛卸妝已畢，趁空回道：「金釧兒求求姑娘，明兒寶二奶奶回去派他送去了，借此看看他娘和他妹子。我想也是他的孝心，姑娘應許了他罷。」黛玉道：「他去一趟也沒什麼，只是寶二奶奶還得住一兩天才走，你叫他聽信就是了。」

晴雯問寶釵道：「我聽說襲人又回來了，可是真的？」寶釵道：「說起襲人也可憐，那姓蔣的過去了，沒留下一個大錢，他一個人在外頭也沒法子過，情願進來當個老婆子。如今補了老陳媽的缺，在怡紅院做點零碎活，還要受秋紋碧痕的閒氣。」

那裡不養閒人？他究竟是服侍過二爺的人，養他一輩子算了。

「說著，拿眼瞟著寶玉，看他什麼神氣，寶玉卻只當沒有聽見。倒是晴雯說得大方，道：「一個人太興頭過了不是好事，他原先在怡紅院是什麼分兒？若不是多走了一步，除了奶奶們就要數著他了。如今折了志氣，情願當老婆子，這也就夠他受的，還擠對他做什麼？」紫鵲鋪了炕，見寶釵黛玉無話，便同晴雯退去，各自歇息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，寶玉先起，至賈母處打個照面，忙即往尋秦鍾，告訴他林成璧姓名及生卒年月。又親自寫信給閻王說明此事，托其招呼。一面叮囑秦鍾道：「這封信姑且帶去，若底下查著了就不用再遞。你到那裡瞧著辦罷。」提另又寫了稟帖，給祖爺爺、爺爺請安，並托秦鍾帶去。秦鍾受了寶玉重托，當天便動身往都去了。

寶玉回國，先至芳草坪將飛船備妥，然後回留春院。等了一會，寶釵黛玉方從賈母上房回來，在院裡看花。寶玉趁他們高興，便要同去試坐飛船。黛玉笑道：「我們剛回來，還沒歇住腳，又不是什麼要緊事，這們著急，寅刻等不得卯刻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他既說了，早晚總得坐一回，早坐了也算了一樁事。」寶玉道：「說好了也不是馬上就去，你們儘管歇歇，我還要點嘍嘍兵呢。」說著，自去約了紫鵲，又往湘春館去叫金釧兒和芳官藕官。等他們都來齊了，這才同釵黛向芳草坪行去。

那飛船正停在草地上，黛玉走近瞧見了，說道：「這船這麼大，只怕飛不起罷？別把我們摔在大海裡去。」寶玉笑道：

「你們不放心，我還更不放心呢。若把你們都摔在海裡餓了王八，我就該死了。」芳官藕官跑得快，先走上船去，眾人也陸續上船。他們從未見這種玩意，到處走走看看，都沒猜透其中機括。還是黛玉絕頂聰明，看到那兩隻大翅膀，笑道：「這船上下擺動的消息必是在翅膀上，你們不信，只瞧著罷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們費了兩個月的心思，被你一句話就點破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也猜著了幾分，只沒說出來。」金釧兒道：「二爺，你開上去我們看看。」寶玉鼓動船翼，向空中慢慢飛起。鵲釵芳藕諸人都有些頭暈，寶釵黛玉道根較深，卻不甚覺得，只靠著玻璃窗看看風景，說些閒話。黛玉道：「你看那一條黑線，不就是咱們門外頭的溪水麼？」金釧頭道：「那一堆花花綠綠的，就是咱們那園子。」芳官眼睛最尖，還隱隱看見涵萬閣的綠琉璃瓦。漸漸升高，便都瞧不見了。只覺天地蒼茫，風煙浩蕩，下面有些黑點，只似芝麻粒大，認不清楚。寶玉笑道：

「你們看這眼界如何？到這上頭，才算『逍遙游』呢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這也是藍本的。古來列子的御風，墨子的飛鳶，料想不過如此。你節取其意，彩飛鳶之形，參用御風之術，做成這個特別玩意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們中國向不取奇技淫巧，所以那些法子都不傳。咱們不過做著玩的，若有人仿這個制法，拿來載貨行軍，那些車船都用不著了。」鵲釵諸人也唧唧噥噥，各自評論。忽然一陣颶風捲過來，這船歪了半邊，飄搖不定，嚇得大家都慌了。紫鵲連叫幾聲「噯喲」，藕官將袖子遮了眼，不敢再看，芳官伏在寶玉身上，金釧兒只叫心跳，拿手按住心口，連釵黛二人也不免花容失色。不知那飛船掉下沒有？且聽下回分解。